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禮記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

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禹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

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

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

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旣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籛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與衛尉銅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柎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祠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沲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茨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

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
鞶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
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異
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
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
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
於濇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
八月天霖雨濇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
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

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濇水至泆子而
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
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
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
親蔭公患之叔孫穆叔曰被殯而蔭則布
帛也乃使巫以桃刻先被殯楚人弗禁既
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鞶茭傳曰萑葦有
聚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拔之於廟薰以

崔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崔葦莖交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

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菲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

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

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苗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

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分社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芄棫樸薪之禋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

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
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風俗通義恠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
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
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
鍾巫遇賊為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
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瑩
不從桑林之崇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
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
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為福矣
傳曰神者申也恠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恠

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采其是
著者曰恠神也

世間多有見恠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
轂長如轆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
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
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
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
之祖父柳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
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

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
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
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變故云
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顧
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
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
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宣遂解甚
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
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
二日闕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
闕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
夢者立於闕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
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闕不勝恐必
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
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
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
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

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
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
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
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
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
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
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
可酒酣章進歌儼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

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

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享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

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
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
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
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
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
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
哉莫之徵耳今條凡禁申約吏民爲陳利
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
絕主者長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
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
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
毅其歆裡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
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
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
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
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
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
中覺

九江遂適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
爲取公姬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

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
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
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
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
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
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
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
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

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
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
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諛
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
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
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
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
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
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

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麇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麇者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麇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恠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麻祠下尋問其故曰

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淹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

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輶擊帷帳絳天絲竹之

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歌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徃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

新從聶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
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
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
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恹恹良久
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
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
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
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
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
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

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
湯武之衆古事旣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
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癩尚能病人人
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
其胃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
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
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
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孰是也孫兒婦女

以次教誠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
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
是三四家益馱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
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恠朴殺之以血塗
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
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
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
還解冠榻上狗戴特走家大驚時復云誤

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
恠恠復云見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
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
恠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
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
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恠
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
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
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
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末多

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
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
修宮士修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
孤犧牲瘼蠶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
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尅罪
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
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
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
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
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恠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
作食設按欵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
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籠中起衣物
燒盡而籠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
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
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
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

言家富有老青狗物內中媿御者益喜與
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
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
亡其厲獸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
時頗已有恠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鄭奇
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
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
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
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

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
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
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
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
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
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
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
日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
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

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
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
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
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密
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
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
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
正赤畧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
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
陽長楚辭云鱉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嶧山

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
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
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恠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隰令家
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
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
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
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
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

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執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同司空辟侍御史交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恠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

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闢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性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
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
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
手收莫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
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
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贖
索隱窮神知化雖畦孟京房無以過也然
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
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

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
重言甘誠有跋借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
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恠白光
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
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比行郡以金爲
各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
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
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
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
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

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惟神第九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

而不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
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
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
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
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
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
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
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
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瀟縣

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
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
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
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高
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
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
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
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
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

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闔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

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前流互徼外崕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傅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

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祀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北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

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
左氏傳曰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
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穀在弘農
澠池縣其語曰東穀西穀澠池所高國語周單
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
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
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
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

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
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
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
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
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
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
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丘
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

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雒北芒坂即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

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

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沂縣北蒲
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秦陸
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
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
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新蒸
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
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
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

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
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
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
曰沉澤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
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
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

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徯也川澤所仰以漑灌也今廬江臨舟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漑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漑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穰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

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抄錄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攷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



丁黼



風俗通後錄



